莆陽文獻

王陳丘許余傳第三十四

王邁字實之自號臞軒居士僊遊縣人父鑑擢紹興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頴悟強記俶儻有奇節年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誠嗟異謂他日必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守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屬德秀知貢舉邁為初

考徳秀以邁讀侠見侠凡予奪升降多咨焉俄召試
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
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
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
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
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竒兵寡
謀之人試直哭之説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
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寡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
内司營繕廣内帑宣索多厚施細費濫于婣御若此
未嘗裁樽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者可行

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塤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數月喬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遂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與乎北司果皆呂強乎抑猶未也

非欺天歟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恝然於同氣之念此欺天之大者邁由疏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改通判漳州會禋祀雷雨求言邁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麯蘗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聽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執再級絕倚熺尊寵於綸渙數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遂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劾邁

交結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將
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
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以爲然有尼之者
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
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
官召立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
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
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被戒渾人曰此君不可犯奪

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邈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邈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出宋史本傳等書

陳讜字正仲祖驥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參政李邴相厚善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時附蔡京者皆得美官驥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通判溫州以清白聞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文詞嘗作蟠桃賦贄見李柄柄大奇之初調建州戶曹既而以詞賦魁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

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雅足以潤色皇猷除刪定敕局方有所纂修或勸豐供職即得改秩豐不欲躁進以疾辭願當高第之次冬書成奏上改宣教郎累遷國子博士時宰執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寒畯未嘗少及私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人豐居其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恩守自效蒞官清儉無絲毫擾適歲旱瀝詞禱雨有云願俾微臣特損數年之壽乞令闔境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歲卒于官民爲巷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讜年十二爲山寇掠去露刃脅之不爲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讜伺

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而歸宗族鄉黨皆壯之弱冠入大學力辭父捧表恩所得官以予其弟諒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熙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司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訐人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慝以論劾忤特祖陳自强意徙太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起居舍人力引退直寶謨閣奉祠而歸居半載起家江西提刑召爲太常卿尋除兵部侍郎與權臣書（權臣舊志不著其名以此時考之疑韓侂胄也）極陳用兵利害大畧謂虜勢雖弱未可輕視故疆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守禦之備

後攻取之圖庶幾有萬全而無一失不見聽遂乞補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未幾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嘉定初元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年八十二卒贈通議大夫讜於群籍無不該貫賦詩屬文不爲險語而雅有典則尤工書法其大字道勁處不減蔡君謨與人交無隱情而樂道人之善家素清貧有田數十畝兄弟共之力成安利石馬二橋以惠行者自少至老士林推重惜嘗攻僞學爲世所少云弟諒字友仲以父蔭補官調永春縣尉改僉書清海軍判官遷知古田縣一意撫字不忍苛取人號爲佛子

及觧歸帑藏無羸餘司財賦者以此沮諒朱文公言於帥曰陳宰廉吏也若以此過邇何以爲爲善者之勸通判循州慶元初改知潯州郡舊無貢院士冒江灘之險附試于藤諒至始爲中省部立貢院潯士德之帥李大異嘉其能辟知象州卒于官出名公事述

丘奐字明遠祖惟溥嘗勸陳洪進納土叔祖隨慶曆中蔡襄將漕本路舉八行不就敕授將仕郎守本軍助教奐倜儻有大志嘗過紹興守李光館之一夕有告州卒爲變者先倉皇咨所以處之奐告以急取兇酋二人首標置城門諸營帖然紹興初詔舉山林遺

逸有謀議可裨國事者赴都堂議事郎以與克選進
書數十萬言皆恢復大計得旨堂察見丞相呂頤浩
乞留諸軍於鄱陽池陽兼引淮東全軍退保鎮江建
康太平諸軍及論上流軍募防秋虞湖賊利害二十
餘劄頤浩大奇之薦淮甸有警頤浩都督八路與以
布衣入幙有功奏授迪功郎除湖北安撫使司幹辦
公事丞相張浚辟充都督府營田司幹官改秩除三
京宣諭司幹官時逆虜王威寇掠郡縣乃請於宣諭
方庭實單騎造威寨諸賊露刃以俟與撫諭有方威
即擁衆羅拜曰生我者宣諭也後劉錡帥荊南奏辟

陛下嘗與論兵錡喜曰吾生長兵間知兵者惟于

盖天授非紙上語一日沅州觧降四四十七人闔府

咸謂宜殺鱼其曰溪洞嘯聚附或有之既降而戮永絶

招懷之路信皆萬世乾坤也此而失之何以立大臣

錡感而聽焉曰參議當於古人中求之奏貸其死分

隸諸軍後多立功至顯官者除登聞鼓院因言事忤

權臣出守真州累贈中大夫孫徽之字夢錫登乾道

二年進士第授廣州番禺尉嘗有監伕㕘錤者以榷

稅苛取爲豪民訴丁漕臺命徽之廉其事徽之謂武

人舉事動觸典憲理在可恕委曲具上漕使竊其爲

曰丘尉君子長者人也廣多竊發凡三獲強盜未嘗希賞及調肇慶校官湯邦彥謫新昌日以啓遺徵之有高若子貢不受賞清哉鄭虔爲廣文之句官至循陽通判以朝奉大夫奉祠出仙谿志

許巽字少陽以禮學魁鄉薦第乾道五年進士知歸善縣尉有捕民爲盜者巽驗問非實不爲理尉囊槖上下必欲成賞太守入其說廷詰巽巽曰行法在太守執法爲有司守不能強調饒縣坑冶司主管文字泉使宋之瑞欲薦巽以書令條上泉貨利害巽曰某書生安敢言利之瑞敬嘆秩滿累遷秘書郎力請補

外知滁州時監司及鄰郡皆有互送每月不下三百餘緡悉以非法所當得盡歸之公帑胥吏畏服有以白金餽吏亦不敢受曰秘書知之措身何地除成都提點刑獄固辭乞郡改知潭州縉紳高之未上召赴行在卒於建安道中嘗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鶉衣穀食便了一生何暇積聚爲子孫計人號爲耐貧翁官終朝散大夫子彥爲嘉定元年登第出仙谿志

余崇龜字景望與兄元一同年登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除秘書丞兼權工部郎官時韓侂胄專權蘇師旦寄聲邀崇龜一見欲處以要津崇龜嘆曰吾

身御史古人所耻今日言路不得行志况一登厮役之门则遗臭百世归欤吾身可也莅职甫兼旬进书恩赏在即力丐补外知江州岁旱躬家蔬食为民祈祷已而果应累迁枢密院检讨文字侂胄败丞相史弥远奏曰自权臣专政士夫趋附中立不倚在朝士中独崇龟一人即日除监察御史入奏其畧曰名器天下之公共也比年以来率以私坏权臣奴隶官或至於建节内官家奴宠或至於僭踰有自權郎不历州县径尹天邑有自初官不历外任径登内地名器冗滥有如此者士夫风俗之倡也私意一起廉耻道

奔伺候於權要之門庭廢職事賂與客冀得一見以
爲榮歸投於權臣之所役稱門生呼恩府敗壞風教
而不恤或身叙譜系或願結姻連士氣卑陋有如此
者上可其奏嘉定改元令侍從臺諫票議北虜議和
要求韓侂胄函首事廷臣盡主其議崇龜獨以爲侂
胄之罪固不可逭然函首送虜辱國甚矣遂不豫議
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卒年六十一贈通奉大
夫子日華字君實第嘉泰二年進士歷官知潮陽縣
以除強宗不勝爲其所陷邑人惜之日華平生嗜讀
書尤工文翰所居有擷英閣藏書萬卷雜以法書名

晝日坐其間繙閱吟詠以自娛樂云出鄧縣志

王陳丘許余傳第三十四

姚宗之薛元鼎傳第三十五

姚宗之字元仲興化縣人早歲以文學爲鄉先生鄭厚所稱許第紹與二十七年進士授吉州司户參軍諸司知其才交章論薦乾道五年擢國子學録稍遷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請禁援例乞陳之弊惟一遵成法進將作少監輪對上言三事一論今日法令貴嚴而不貴寬制度貴質而不貴文任相貴遠業而不貴其細謹用將貴成功而不貴其無過試人貴職事而不貴其空言謀事貴十全而不貴其欲速二論節度之官祖宗未嘗輕授今之將帥爵極欲滿一旦

有事閫外處高堂大廈者難於行陣驅馳溺歌童舞
女者難於士卒甘苦願陛下以奔走豪傑爲用將之
術無極其爵而滿其欲三論國家方經畧中原泛使
必時遣焉用非其人徒辱命耳乞特置奉使一司選
擇堪任者儲之以備緩急之用上稱善再三左司張
栻兼侍立官聞其奏對語稱其議論剴切有古争臣
風宗之以親老求外遂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復改
東浙嘗承詔覈實常平米冈建言平糴廣儲乃所以
賑貧乏救水旱而追呼箠楚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或
至於召水旱昔號爲仁政今轉成弊法願以新易陳

每歲允易支遣庶幾實數常存以爲荒政之備上可其奏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以姕老請祠便養未遂而毋卒宗之葬亦卒宗之剛方廉直事親孝與人忠嘗與時宰書以爲鱗次皆番蝇頭細字繆爲恭敬去忠信逾遠頗以此取怒於人宗之略不之卹有戚里進位樞筦慶者盈門而宗之獨未嘗至每語人云事惟公故明惟勤故敏運使方掞卿稱其言可以爲箴官之範子渠建州錄事叅軍深潮陽縣尉出存洋志

許元㝡字叔雲祖蕃宣和三年特科元㝡幼警敏四歲日誦論語數百字十二三歲能屬文鄭厚嘗命之

為文謨曰此郎學根於道後來之俊也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以母老請祠歷兼權户部左曹郎官轉對上面諭之曰聞卿頗留意職事民户詞訟一一料理書生能如此可喜也元鼎奏謝進陳民事利害劄子五上上又曰卿不惟留意職事議論亦自疏通翼日有旨辟某留意職事昨日輪對觀其議論不似閩人遷秘書丞除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是時泰安在東宮（泰安光宗爲太上皇所居宮名）元鼎講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喻元鼎曰講解甚明深有開發淳熙元年兼權國子司業元鼎力援更迭之制乞先外補踰年除

提舉浙西路加直秘閣上諭元鼎曰以卿勸講東宮勞甚特畀道山寓直之寵被旨相視太湖元鼎親御舟沿江上下盡得江流曲折壅遏之狀奏開運河五十四里爲公私之便役成轉朝奉郎元鼎曰吾以利民耳豈敢以勞希遷乎除户部左曹郎官時有長户部者獻貢籍之說元鼎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覈其贏縮以爲天下準平諸公皆難其行議者以爲此法果行民受其病元鼎至秀州還以其所詳究本末源流敷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於是上可其請曰卿真實才而物議亦愈歸重頃之除吏部

尚書左郎官遷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上益嚮用之

而元鼎復求補外上曰卿何故求去元鼎對以母老

上曰朕方欲用卿母老必須有福由是不敢言五年

暫兼權給事中一日直前奏事上云卿莫直諒多闕

甫旬浹有毋之喪上聞嘆惜曰朕方欲大用之即遣

中使傳宣有仰薛其節哀自衛以俟他日擢用之語

異眷也元鼎護喪歸將及境以病卒有講義并詩文

集藏於家出事述等書

鸞字君立元鼎次子甫晬而孤毋鄭氏携依外家教

養幼有志略工文詞嚴州教授李天隱器之至元初

值亂夫母所在鸞號泣禱于神得吉卜遂裹糧出訪母果無恙已而戶外事殷征繇趣迫勉受斂庫使尋以母老辭母喪服闋遂不復仕因號鐵耕道人有故人航海被害鸞間關瘴區期在復讎果獲寇抵罪竟以是冒暑發瘡卒見黃仲元集

姚宗之辟元昂傳第三十五

黃公度翁點黃艾陳瑋鄭鑑傳第三十六

黃公度字師憲唐御史滔八世孫紹興八年省元兌
御試賜進士第一人初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兼
南外宗簿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守將疑其變繫
之公度力辨其非悉縱之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時秦
檜當國公度坐與趙鼎往來又貽書臺諫譏切時政
檜銜之居數月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
差通判肇慶府攝南恩守增學廪擇秀民與之登降
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
心者登第邦人像而祠之二十五年檜死高宗更化

始召還因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小郡有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民受其弊高宗曰若卿歸吏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兼金部官終左朝請郎累贈正奉大夫公度工詩效杜甫古律格幷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雜出文獻通考及方志

翁點字沂伯乾道二年登第歷湖南轉運判官書弛本道酒榷提點江東刑獄常平使者行役法饒戶多貧下民不謂便點貽書諭意亟止之開禧初有旨召赴行在御史徐柟韓侂胄黨也劾點貪黷嗜進等事寢召命點聞之上章自辨謂柟私托不行所以貽怒

且侍郎楊輔秘書劉起晦皆今之望也方籍以爲國家元氣楊輔起召已到楚存值漲未能出峽起晦向與𥡴作縣相隣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及兩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與𥡴有平昔之舊遂宛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侂胄見其章大怒於是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已而黜卒于貶所人皆傷之出泉州志又陳均宋編年綱目備要

黃艾字伯耆乾道八年廷對第二累歷清要朱文公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艾轉對入劄子言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

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光宗即付出行之淳熙末以秘書丞充嘉王府贊讀已而補外王即位召爲右正言兼侍講遷左司諫改權工部侍郎仍兼侍講會朱文公罷講筵艾因進講問逐熹之驟寧宗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間艾悃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明年充金國正旦使還改刑部侍郎以待制終方盛年人咸惜之出宋史華書

陳煒字光仲淳祐中爲監察御史首論不才執政有令換䟽者煒答以頭可斷䟽不可換除太府少卿不拜而行召奏事力辭除廣東轉運判官出通志

鄭鑑官著作郎立朝敢言孝宗謂其直出於肺腑非
矯僞者後卒朱文公祭之以文謂其有古爭臣之風
出一統志

黄公度翁點黄艾陳煒鄭鑑傳第三十六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許搏字公執建炎三年進士調泉州教授兼宗教以參政謝克家薦召對改秘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檢察無苛南渡後典籍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故事無所於考欺偽者衆時以搏多所諳練特遷禮部員外郎搏辨決真偽士流清肅初宣和間嘗以事忤秦檜至是檜得政丐祠以宣教郎終時同郡方擴林廷彥亦有聲擴字端立登紹興二年第歷知閬平陽二縣部使者上治狀有旨增秩特授臨安府判知岳州居官孝養如布衣時惟以周貧恤舊為急廷彥字

朝美本路類試第一登紹興二年第調連江縣尉改
永春縣當官俸餘不入私室屬草寇倡獗代者辭難
凡四書考百里按堵民祠之雜出何志等書
歐陽直卿字溫叟四門詹之後詹晉江人來莆讀書
於靈巖精舍後其子孫皆居莆直卿少嗜學能屬辭
調劍浦縣簿張魏公出鎮福州檄直卿決長樂縣滯
囚材之薦為惠州軍事推官白郡守以河源餘穀麥
令輸送而海豐瘠土聽輸直歲率以為常白漕以
南山谷多剽鹵守將尸居龍川卒有警帚他郡分屯
者不即下直卿數走龍川歷阻隘見將校道勞苦自

是多感慨為之擊賊遷海陽令改知漳浦縣直卿素有能聲所至號為易治第清卿紹興二年進士終建寧府教授出文軒集

王悅字習之與滕亮同族第紹興十二年進士為人性直孝宗即位嘗召見極論不可講和上喜謂好議論遂除官歷國子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知衢州乾道四年七月因禱旱憂瘁而卒衢民德之為立廟事聞贈直龍圖閣雜出宋史等書

方應發字君節高祖漸南恩守藏書最富扁其書樓曰富文子孫相傳為富文方氏應發幼孤感奮自立

稍長有文名第淳祐庚戌進士授臨江軍教授累遷
宗學諭史館校勘差主別頭試時相丁大全有密客
力囑以子峻郡之除太學博士董宋臣方用事應發
與學官徐庚金等六人伏闕言之且曰宋臣不死臣
等無生不報補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召除國子監簿
復申前請語益峻切遷國子監丞秘書郎時賈似道為
相遣其幕客諷應發為文以獻壽不答坐以言者罷去
起知潮州適潮陽盜起應發急赴郡招撫皆帖服聽命
召入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出知漳州漳賊尤倡
獗聞應發威名皆投戈效順吉賊鍾先久寇漳之贛

山及是遁去應發遂爲定南寨於其地聽民取利禁山不禁龍巖巨賊闌維右亦聞風遁汀界會除應發江東提舉未行經聞于朝劾戍將老繆者易之薦有威望者爲經制督兵以捕之雖爲所擠坐劾予祠不爲動卒成擒乃歸奉祠里居而優遊石手梃諸賊方熾應發身任招捕傾囷出帑庾犒兵士登陴拮据悉就俘馘德祐初除國子司業累擢右文殿修撰出爲浙東提舉景炎時爲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友仁恕因意鷸然當事剛果决烈有奇男子風獨鄉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事述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鄭茅林陳蔣充陳傳第三十八

鄭昇字元舉淑之後也淑自莆之南湖遷于僊遊其子孫遂爲僊遊人昇登皇祐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終簡陽理掾從官有能聲昇自少刻苦問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春秋皆有著述以發其疑義詩文亦工緻可觀

可復昇孫字彥脩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調東陽縣尉縣人喬行簡方處要路族黨恃勢撓法可復屹然守正不少屈行簡聞深器之官至朝奉郎可復性儉朴他無所嗜好惟喜古書嘗修爾雅及刊戴氏禮祿俸餘

貲悉以市書手自編録晚年積至數千卷出仙谿志
茅知至操尚介潔不求聞達博通墳典倡六經孔孟之道以開明人心漕使龎籍䟽其德行薦于朝景祐四年勑補國子助教知縣皇甫當記其事蔡襄書之出仙谿志
林大有字亨之自號紫陽翁江州倅一鶚之孫也年十六即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爲章句之學招捕使陳韡將聞于朝授以官大有揺手止勿破戒咸淳初以子雷龍預薦賜廸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即易褐他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

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及卒四如黃仲元書其墓曰隱君子云出人物備志

雷龍大有子字伯雨號梧坦易博通經史天文地理貫穿融液甚爲陳韡所奇咸淳初預鄉薦僊遊寇起逃難郡城北山方應發檄爲録事參軍遷莆田令尋以宣教郎通判興化軍至元改物以治中署郡事安集流離震撼以定年餘棄去自號清逆處士長於詩有耕吟前稿醉吟漫吟後稿又工字學有春山草韻一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出備志

陳高字可中閩之從子也少遊湖學補太學生登元

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大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將有紫芝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出方志莆邑

蔣雝字元雍少傳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覽爲文若不經思援筆輒數千言鄉先輩宋藻以經傳書疏相難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屨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莆陽十先生紹興十四年試詞賦兼春秋舉下鄉越六年龍飛[illegible]卜以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

加賞識遂與定交雖因作夢僊賦以獻十朋稱其詞新意古蓋長卿賦大人太白賦大鵬之比嘗撰時政十議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泉舊無貢院雖白守即郡西創爲後知江陰軍乞將歲科綿絹本色內下戶畸零端兩疋數並無估折細民便之知通州以郡人張次山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瑩中任德翁嘗遷謫于此合爲堂祀之以厲風俗扁曰三賢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筴者方以衍課增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

曰卿材通練當以藩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曰方面材也將除贛州爲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凡四請祠以壽終子祈字子舉以父任補官倜儻有大志博洽有文才嘉定元年借朝奉郎充持書金國軍前副使三至虜帳議和請還淮陝侵地既而和議成朝廷方推賞而祈即世矣祈所與交游者皆一時名士而方信孺王居安尤相親密云從子右秋字力父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與王邁同年最相友善居官所至有廉名終朝奉郎知永春縣（仙谿志）

尤彬字叔文家貧苦學攻詞賦有聲一時名士知知

崇安縣林澧詩延爲館賓丵崇王遹皆與之爲友陳立伯栩伯傅澄皆師事之端平二年特奏名調真陽主簿卒于官同邑有翁岵者字景山紹定五年特奏未老即掛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陳宓相唱酬出儒縣志

陳冲飛字季翼經學該貫尤精於易紹定二年特奏名調寧德尉帥曹豳器其才名不敢以屬吏目之號存軒從子堯道登端平乙未第出儆縣志

陳之亮字漢傑長於詞賦有聲場屋與臞軒王遹爲友後學多宗師之舉于鄉累試禮部不第淳祐七年

待奏名調歸善主簿卒出愚錄志

鄭茅林陳蔣左陳傳第三十八

方林祠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方秉白字直甫號草堂隱居教授林光朝方翥劉夙劉朔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憲臣以孝廉薦不起傳家惟書數廚而已郡守趙彥勵嘗辟脩莆陽志後以子阜鳴恩贈朝散大夫有草堂文集同時翁元宇柔中一字子西號荔枝臺隱居漈林教授後學亦嘗與脩莆陽志出通志莆書

阜鳴字子默嘉定元年由特奏名調泉州僉判時真德秀爲守阜鳴嘗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嘆賞

改鎮南軍僉判阜鳴宿儒而兢畏抑損特甚於他人性清儉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跡用小爲

according

根云出通志

方汝一字清卿曾祖秉侯與其群從秉自同時有隱操父碩于登端平二年第爲南海尉汝一幼奇邁考古著書自娛所著易論二十篇江東將相論十篇評兩漢史贊若干篇又有詩文號小園僻藁嘗䌷所評班書謁劉克莊克莊曰范史罕讀者僕欲稍添注脚病耗未能君有意乎汝一遂披讀范史著新評甫脫藁卒出備志

林大鼐字梅卿諡九世孫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秦檜
薦用之由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秘書省校勘書籍
官遷太常寺簿兼尚書郎歲率一遷由簿為丞由丞
為監察御史又擢殿中侍御史俄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率歲中再遷遂權吏部尚書檜以高宗且屬意
大鼐亦頗忌之間一歲遂出知泉州丁外艱服除以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卒大鼐初識林
艾軒於逆旅艾軒方感暑疾陽結胸滿纍纍然枕席
視之者毛竪不自定大鼐獨取藥煑日一再往為之
執劑餌無厭去意士多義之平生好書卷竒篇隱秩

行辭要語悉能道之劉若作風狀其行謂公與鄭湘洲作皆爲場屋業㦲有名稱者湘鄉出語險處視蜀近易廢柢秦川公乃抉奇摘恠窮討極取枝枝相亞自以爲王勃吳融如可作未應獨步也艾軒亦謂建炎之初元祐聲律翩翩然復起嘗其時諸老先生散落無幾有以蟲鳴卉木樓臺煙霏尺枝寸量珠旋玉積聅杜牧吳融若不足道惟公爲然耳子西人寶慈寶檢皆以父任補官（山林艾軒集等書）

柯夢得字東海擧上春官不第嘉定七年以特科入官一生喜吟古詩學孟東野有抱甕集及選唐絕句

行世（出趙志）

趙庚夫字仲白舉進士不第以宗子取應得右選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嘗自刪取五百首既歿劉克莊擇百篇爲山中集屬趙以夫序而傳之于時頗擢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出趙志寺書）

余謙一字子同祖爽之玄孫師魯之子也謙一與弟士明連中江西漕試而謙一第咸淳元年進士士明亦以進士得官（按事述不言其第進士在何年而謙一科名志不載士明之名始缺之）調泉州石井書院山長召爲國子監書庫官除太學博士改宗正寺簿差知化州元至元後不仕士明亦

知泉州南安縣譙一好爲古學辭語渾成而警切名文章家其言曰七日之文易了而易腐千古之文難工而難腐著述數十藁兵後多散逸（出近記）

鄭鉞一名少偉字夷白號雲我露之裔也咸淳中特奏名與黃仲元郭陞俱閩中之望（仲元號四如自有傳陞長樂人元時爲興化路教授）宋末陳文龍守興化軍鉞其門客也嘗記文龍遺事其言甚痛憤激烈（詳見文龍傳）入元不復仕嘗與陳于修讎校通志略盡復夾漈聡比銓次之舊（陳見隱逸傳）入元著孔子年譜仲元序之謂是譜首以聊大夫二事歷卷前書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爲由魯適衛

時謂魯公問政及荅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剡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又鋮所著詩文有雲我存稿亦仰元爲序

方林柯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陳文龍字君賁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從兄弟陳至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厲志殖學工文詞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竄其疏襄陽久

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
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
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
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
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
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元
兵東下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溍
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
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

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媮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媮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媮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之師敗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關朝廷急徵二人

入衛而元兵已進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
江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
趨閩衆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
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改
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為
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為
參謀官按兵泉州俟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
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
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十一月元
董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命文龍

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與化軍開閫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製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以前導十二月太學生盧澤啣命諭降文龍斬候卒注其頭槊上徇軍前凖逸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元凖爲之嚮導詭文龍援兵至開閘納之計議官李珙首倡軍民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太皇太后詔逼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按宋史本傳云時城

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乃使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此與事迹所載微不同蓋記有詳畧也文

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毋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郎深入瘴煙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毋老且死先皇三子歧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毋繫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泣下毋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毋宜有是兒爲收瘞之（按事迹云董文炳等爲送其孥歸莆與宋史本傳及家狀不合蓋誤也）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始文龍答侍郎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又復唆鄭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句左傳有殞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卒能以身徇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訃聞行朝詔謚忠肅賜廟號昭忠（雜出宋史本傳及事迹等書）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

李文虎齎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錄用之而卒無一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遺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

郡人鄭鉞號舒堂文龍客也嘗著文龍遺事（大節俱已見本傳）有曰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發有異志勉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劍逐之及林華等詭稱印家兵赴援公開關延之小校黃泰躍馬至稱太皇有詔公朝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瞋目叱泰曰奴敢殺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為左右所執有奪刀以去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將擐甲出公下馬據胡床瞪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

者愕傳令偵縱火者斬之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杭人夢兩街騶閧傳言岳武穆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及至杭謁岳王廟一慟幾絶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不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皇帝所賜馬自隨每控轡輒於邑淚下及被執羸馬亦彝斃公爲人敦信義初授蔭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謙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慟哭國事首議分

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末造也江閩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予負公予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予幾年不死假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使我遺事得白公大節吾不死又何待哉推書樸速（涑恐當作按）淚下沾土

隙璸守琵玉太府寺丞宓之孫參政文龍之從叔也璸少有大節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於是散粟帛以濟饑寒曰吾家世受國恩當為國收民心耳及賈似道潰師蕪湖起文龍執政璸語文龍曰今天下之勢

已危列郡皆團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足以餌賊也爲今之計莫若勸上盡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疾奮則國猶可爲也文龍憮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國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五月張世傑等以益王即位福州八月廣州亂以文龍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趨海命文龍開閫興化瓚率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贍軍世傑欲授以官瓚曰吾以爲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耶不受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

文龍被執北去瓚曰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即
除郎署賓客募民義兵景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
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于朝端宗
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犄
角復福泉二郡九月元唆都以兵攻興化瓚號令嚴
整每巡城必南向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旣望元兵蟻
附登城瓚力不能支又率家丁民義五百人巷戰元
兵死者千餘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罵不屈唆都大
怒車裂於五門以徇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
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辟

爲督府祭閣次景濟述事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林冲之字和叔係出晉晉安太守禄其後自晉安從居莆之長城至唐殿中侍御史讜又析居刺桐巷兄深之熙寧九年進士調松溪尉南劍州録事參軍侍御史張汝賢察訪閩部見建劍訟牒堆積委深之理之時他郡連起大獄追逮相屬于道二州獨賴深之以免及爲福建觀察推官其使無鉅細事一聽深之處裁以朝奉郎致仕冲之元符三年進士調邵武軍司戶參軍崇寧中詔群臣舉中外學官冲之以諸名卿交薦得杭州教授秩滿諸生復請留之在杭六年

乃弒去出何志筆書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以不能阿當路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所厚者咸危之勸使勿行冲之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時而可辭王事耶遂行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illegible]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勵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特[illegible]

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面一慟而絶僧空之寺隅洪晧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出宋史忠義本傳）鄭棋哭以詩曰官似馮唐能老去節如蘇武不生還蓋深悲之子郁從子震霆郁宣和三年進士調解州司刑叅軍州兵以衣賜不均詾詾謀爲變郁言於部使者均之乃定咸曰生我者司刑君也再調福建茶司幹官靖康初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張動村不與曰事屬計司衆恚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判官曾存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曰爾不見江寧錢唐事乎周德輩今皆安在爾等自父

祖隸禁軍衣食縣官國家何負於爾危急不能立尺寸功尚不知爲性命計耶衆業已殺轉運官徑前取郁郁且駡且叱至死不絕聲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父渙之官至朝奉郎震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以論諫不得其言遷太常少卿除直秘閣歷知鎮江府時蔡卞王夫人得請賜地建閣儲御書因取素所不快者腴田并有其禾震俾償之王恚上其事朝廷移震守汝州部使者祝林受中人旨籍魯山民田五萬頃入御府以爲冒耕官田民誘亡命謀爲變震遣録事于謗諭以禍福令輸租佐御府列上其狀詔部使者

履畝定租否入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震志在攻京卞多論列自號介翁霆父澤之冲之弟也霆登第太宰余深侍郎許將皆欲妻之霆曰若人之女安能事吾母兩辭之累調烏江丞縣舊有河歲久湮蕪權貴墾爲田霆斥而導之無所畏避溉田數千頃歲以大稔邑人祠之靖康初從父冲之被命使金霆三上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復仕紹興中秦檜以霆有庠序之舊召爲詳定司勅令所删定官霆見檜曰公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去檜死轉承議郎通判衢州遷湖州以二寡姊年垂八十不欲遠官

告老而歸霆篤行義未嘗干進入仕四十年歷官五
任而已在南陽時與趙不群同僚有監司逞私憾以
事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行已之道當[illegible]
此始其可以一生名節而徇他人乎及趙知建州[illegible]
霆書曰不群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illegible]
霆博學深象數人謂邵堯夫之後惟霆得其傳與[illegible]
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冢書數千卷皆自[illegible]
雖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莆人稱其忠識材
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俾
備祭享以勸忠義雜出宋史沖之傳及閩志等書

阮駿字千里祖遵慶曆進士節度推官父之才元符特科知南雄府駿紹聖元年進士監台州稅方臘犯台州守委以防禦事駿率兵射賊路死五百餘人賊亟引退通書褒獎轉朝散郎建炎元年除河南少尹兼西京留守是冬金人南寇駿與孫昭遠率兵拒戰不利駿以神御在府亟收兵護神御殿以餘兵再戰又敗乃抱神御指賊大罵死之事聞朝廷褒贈三官進朝議大夫雜出宋史本傳等書

方臘之難金寇之禍死事者又有葉居申徐滌居申元符三年進士通判睦州賊臘方起居申不避難而前到官與戰不利死事聞官

其二子漑字叔清奉議大夫銳之子以世賞入仕高
宗幸維揚虜騎侵逼臣僚奔潰漑以國子監丞護駕
渡江殞於難紹興初特授將仕郎官其一子[illegible]
陳淬字君銳紹聖初下第游京西遊謁呂惠卿帥鄜
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
大丈夫又何事乎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
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君主奏爲左班殿直鄜
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
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柴河北第一將尋拜忠
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

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時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瓔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毋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

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克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賊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壻出宋史本傳

宋旅字廷寶第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為豫備討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鋭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死之剡人悲哀為立廟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録其四子出宋史本傳等書

方喜字良翰提舉臨之孫辟燕山工曹掾燕雲陷虜令一時陷沒者悉易告喜南望霣涕盡取出身文字焚之惟留承奉郎告置衲衣中道梗不得歸紿與講好防禦稍弛喜變姓名攜數稺間道逃歸抵廬江邊守以聞得旨特轉一官改差泉州監稅比還家鄉人環視嘆息以爲換世人形之謌詩至比蘇屬國言其在燕十九年後通判廣州終于官龔參政有詩云八千里外望歸雲十九年間送落暉書至上林無別語孤臣有死不忘君出比事

林興宗字景復父叢乾道二年進士知橫州興宗以

門蔭補官調泉州節度推官李全既降命與宗爲淮安州法曹遷淮安令未幾全復叛已而兵敗其妻楊氏俘南官以去與宗流落梅州膠西青社十餘年拯柖拾橡以充饑或賣卜教小童以自給家人不知其存亡淳祐中趙葵在淮閫遣間物色得之與宗屢以帛書報虜機事庚子遂自拔而歸葵驗其縣印告身如故奏乞旌擢以勵臣節喬行簡等議置之朝列不果詔改宣議郎通判海州改淮安州乞解官追服毋喪服除改通判廬州呂文德辟淮西安撫參議官改參議湖南知南恩州在郡三年境內稱治擢知韶州

清約而豈弟以積勞致疾卒輿宗豪爽磊落嗜義輕
財平生不為身計例應轉秩賞皆耻自言喜為詩在
兵火不廢自號全璧有集若干卷出倫志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五世祖厚游洋人熙寧進士
崇寧間修樂書厚與討論卒官吏部員外郎祖成童
始從居莆得慶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秘書
著作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左曹郎官以忤賈似道
出知潭州平畲寇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
褒寵召還授兵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
官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

疾景炎二年便旨除右文殿脩撰户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叅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絶錐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卻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覩權殺之黄仲元銘其墓稱爲忠孝父子得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萬里深器之仲子準承直郎監福州海口鎮出彭志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